

作品：
熄燈的日子

得獎者：

黃文俊

黃文俊，一九八九年生於台中。耕莘寫作會成員，就讀文化心輔所，於日常的獨白與對白中，整理不熟悉也不精通的語言，喜歡貓，不擅和人相處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台北文學獎、夢花文學獎、印刻超新星、好詩大家寫、耕莘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、紫荊文學獎、花蓮文學獎、菊島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我想說：「全部的你都是我的圖書館。」謝謝耕莘寫作會，我總希望得獎能多讓人去注視某些主題，即使許多時候，遺憾與傷害都會隨著時間漸趨長大，願我們都能真誠地面對他們。S，我們都得更加趨近於成熟，一起。



熄燈的日子

那段日子裡，回到租賃處會習慣開燈，再關上，讓身體癱在沙發上。瞳孔會被黑暗馴服，很暗，但隱約有光從窗外落下。

醫院中常有黑暗的時候。但就算帶著睡意，也得習慣讓靈魂和肉體被餵養在燈光下。有兩種可能我們會陷入黑暗：一者，醫院的燈管老舊毀壞需要替換；二者，在值班室等待下一台刀的淺眠。

首次跟刀的數小時，每隔幾分鐘，我都會稍微壓一下自己的手腕，脈搏跳得很快，但牆上時鐘走得很慢，穿著隔離衣，陸續進行抽血、麻醉、上刀，等到動作俐落，步驟穩定，天色也將要亮起。醫院耗電量甚大，每隔幾天會有一、兩盞燈突然滅去，我們需要不發出一點聲響把燈泡卸下，運氣差時，一個晚上就得拆下好幾盞熄滅的燈管，它們的鎢絲殆盡或壞死，都不由我們決定，我們至多只能延長使用的壽命，日子充滿了不確定，但只要值過大夜，就一定會碰上熄燈的時候。

值班室的昏暗燈光和手術室的白熾日光燈都令人不安。我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，會送到外科ICU病房的患者，都是重症。

我在有光的地方總是昏沉，身處暗處反倒清醒。

當上住院醫師那一年，開始練習在病歷上記錄每一盞燈管壞去的日子，也開始練習和黑暗共存，

練習把無數壞去的燈管由病房剝下，練習將冰冷不再有熱度的無機軀殼暫放在空床。

我們賴以維生的醫療儀器，在每次手術下的耗電量都極大，但稠密的用電，並不能縮短絲毫患者意識流動的速度，患者闔上眼，我們只能以體溫和心跳來斷定他的死活，值班的日子中，充滿著這樣對時間的要求，時間一長，專業的主治大夫也回天乏術，更遑論只受過七年學術和臨床訓練的我們，比如一台動脈導管的刀，病患往往拖到心室衰竭才來急救，這並不是一種特殊的情境，不會不尋常。如果投以藥物仍無法令開放性動脈導管閉合，就得儘快結紮，那又是一場和時間互咬的苦戰，彼方的力道如此之強，而我們只能重複輸血、換藥，外科住院醫師上刀就像門診般輕易，然而，說來簡單，但能開刀有時並不代表什麼，壞死的組織需要切除，不代表能夠痊癒。

我習慣在黑暗中，聽抽痰機一吐一吸規律運作。想著，下次熄燈的時候，能多做什麼，漸漸習慣在光亮散佚，軀體變老、變舊的歷程中露出不願輕易鬆弛的笑容，練習相信除了毀棄與枯老之外，還可以尋找更多的可能性，直至病程接近尾聲。

我總在斟酌是否在時間之外，要去記下更多的形貌，不再簡化流程，劇烈咳嗽、呼吸困難、發熱、囁語、昏迷，直至無聲無光——然而，我們註定得進行更进一步的審視……

什麼也不能做，但至少有一個正確的角度，能使我們抓緊手術刀吧。



無常的暗喻

◎小野

對我而言，這篇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最突出的作品之一。用手術室耗電過度常常損壞的日光燈造成的黑暗和光明瞬間轉換，暗喻著人類生命的無常和脆弱，掌握病人生死大權的醫生並不如想像的穩定，在這樣黑暗和光明交錯的時刻，也只能緊緊拿好手術刀。難得一見的佳作。